

《余罪》之后，常书欣又一力作

对

我的江湖笔记

一个江湖高人的谋略人生

弈

常书欣
著

带你窥探你不了解的另一个世界
带你领略什么是莫测高深，什么是运筹帷幄



中国出版集团公司 | 全国百佳图书
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| 出版单位

《余罪》之后，常书欣又一力作

对

我的江湖笔记

一个江湖高人的谋略人生

弈

常书欣
著



中国出版集团公司 | 全国百佳图书
中国法制出版社 | 出版单位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对弈 / 常书欣著. —北京: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,2017.1

ISBN 978-7-5162-1446-6

I. ①对… II. ①常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305990 号

图书出品人:刘海涛

图书策划:文沛 杨荣刚

责任编辑:乔先彪

书名 / 对弈

作者 / 常书欣 著

出版·发行 /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

地址 / 北京市丰台区玉林里7号(100069)

电话 / 010-63055259(总编室) 010-63057714(发行部)

传真 / 010-63055259

http: //www. npcpub. com

E-mail: mzfz@npcpub. com

经销 / 新华书店

开本 / 16开 710毫米×1000毫米

印张 / 20 字数 / 235千字

版本 / 2017年1月第1版 2017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刷 / 北京华平博印刷有限公司

书号 / ISBN 978-7-5162-1446-6

定价 / 36.00元

出版声明 / 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。

(如有缺页或倒装,本社负责退换)

目 录

Contents

- 第一章 神秘的大师 / 001
- 第二章 设好的“局”等你跳 / 039
- 第三章 高手的试用期 / 081
- 第四章 菜鸟和大师的第一次对弈 / 119
- 第五章 “墓托”的道行也很深 / 155
- 第六章 出乎意料的退出 / 196
- 第七章 被人卸磨杀驴 / 236
- 第八章 大师的玄机你不懂 / 269

第一章 神秘的大师

中州市，位于市区中州大道中段的人民公园。

此刻公园的人工湖畔长椅上端坐着一位年轻人，他西装革履，正襟危坐，聚精会神地看着报纸，斜挎的单肩包放在身侧，严肃的表情与周围的闲适环境很是格格不入。年轻人聚精会神在看着的，是招聘广告。

看看去，像往常一样没什么结果，高薪的自己不够格，低薪的咱还不想去，薪酬合适的，去了也没人要你。“看来我帅朗生不逢时呀……”年轻人叹了口气，看来失业的痛苦还将继续，他正要把报纸叠起来收好，不经意地被旁边的几个人吸引了目光。

这是三个大胖子，正朝自己这个方向走来，脚步声很重，边走边粗声大气地说话，走到离年轻人几步之外的长椅边，最左边的一位一屁股坐到长椅上，招呼着另外两个，仨人气喘吁吁，那喘息声如同风箱破漏的杂音，呼呼有声，看样子累得够呛。

这仨胖子开会，简直就是脂膘荟萃……帅朗咬着嘴唇，眯着眼睛吃吃直笑，生怕这仨哥们儿发现，把脸侧向了一边，不过还是忍不住瞥眼瞧着这个难得的景观。城市里美女向妖异化发展，男人向肥胖症过渡，这号胖子倒也见怪不怪，只不过这仨人胖得有点奇怪。左边坐的那个矮胖，五短身材；右边坐的那个粗胖，一个人占俩人的地方，中间坐的那位就是肥胖

了，凸着将军肚，斜靠着长椅喘气，正埋怨着走了多长多长的路，而事实上，这里离公园大门不过几百米而已。

帅朗正偷眼瞧着的工夫，那肥胖的像是领头的，埋怨上左边的人了，就听他侧头问着：“锉炮，消息准不准呀？这都来了三天了，天天起大早，我谈对象都没有这么勤快过，人呢？”

哦，是找人？帅朗一看这锉炮是指那矮胖的，心里揣度着，这个绰号蛮形象的，就听这位锉炮劝着身边肥胖的那位道：“许哥，别急呀，心诚则灵，这事得机缘凑巧，古铁卦那可是大师，咱们这个圈子不少人找他算过，挺准的。”

“真的假的，老肉你也算过？”肥胖的问粗胖的，估计这“老肉”也是外号，也蛮形象的，光腮帮子那两块肉就有斤把重，他神神叨叨把话题引向了道听途说的事：“没算过可我听说过，许哥，你记得开上岛咖啡那刘么吗？”

“上个月不都死了，人都火化了。提他干吗？”

“对，就是他……他那辆丰田霸道还是咱们给他倒腾的，我听人说，这小子几个月前找古铁卦算卦问财运来着，一见面那老头就看了看面相，又摸了摸手相，很失望地叹了口气就走了……咦？这事搞得大家都迷懵得不行，谁知道没过多长时间，刘么觉得浑身不舒服，去医院一查，咦哟，胰腺癌，动了手术没过仨月，得，人没了……后来才知道，老头早看出他命不长了，算都不给他算了。”

粗胖的老肉说得绘声绘色，形神兼备，抑扬顿挫，直说得肥胖的许哥被吓了一跳，他瞪着大眼回头问锉炮：“真的！？就这么算死了？”

“当然是真的……不是算死了，是老头算出他活不长了，人家不好意思说不是……还有更玄乎的呢，许哥，金河区区长您知道不，也慕名来求过卦，那老头还真给他卜了一卦，就说了句什么‘前无通衢路，后无回头岸’，扭头就走……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，就这么一句话把区长打发走了，结果没过几天，你猜怎么着……”锉炮那哥们儿也同样神神叨叨地说着。

一让猜把肥胖的许哥吓了一跳，脱口而出道：“又算死了！？”

“没有……先双规后双开，进去了，贪污腐化外加包养几个情妇，全曝光了，比死好不了多少……后来这事传出来，大伙才弄明白，‘前无通衢路，后无回头岸’是说那丫已经走投无路了……真的，这事好多人都知道，都传神了。”铿炮也在绘声绘色地形容。

“扯淡吧，你什么东西，人家区长问卜算卦能让你知道？”许肥哥在质疑消息来源，两眼一瞪，蛮有老板派头。

“你看你说的……区长不认识我，可他司机跟我是发小，要不我还不知道咱中州有这号神人呢……一打听才知道，比我知道的还神。”铿炮极力辩称着，一旁老肉也附和着。看来这两都捧着这位许哥。

不料这么一说，肥许哥坐不住了，腾声站起来叱着：“那算了，王八蛋，一个算死了，一个算进去了，哥我现在都赔得提不起裤子了，你们是想把我折腾过去是吧！？”

“别别，许哥，我们就是说老头算得挺准的。”

“对对，许哥，碰着咱就问问，碰不着咱就当出来锻炼锻炼，老窝在家也不是回事……”

“坐，许哥，再等等……”

“来，抽根烟……”

俩胖子把中间的胖子又强拉着坐回到长椅上，仨脂膘继续开会，那许哥明显心里有事，连抽烟都抽得紧张兮兮的，旁边坐着的帅朗听到“铁卦”、“大师”、“心诚则灵”之类的话，猜得出这仨胖子一大早来公园是找大师算卦来了。听着仨胖子在嘀咕着万一碰到古铁卦，怎么问，怎么辨真伪，怎么别上当等。这下更让边上的帅朗诧异了，越听越觉得离谱，越觉得离谱人家越说得起劲，不但说得起劲，而且还郑重其事，据说这古铁卦看阳宅阴宅、算男人发财破财、算女人嫁穷嫁富、甚至连孕妇生男生女都算得准，比那B超还管用……听到这里，边上的帅朗捂嘴直乐，半信半疑地四下望望，除了老头就是老太太，你说这里有大师，谁信呀？

可有些事呀，你越觉得邪性，还就越往邪性的地方发展。帅朗心里只觉得这仨胖子八成是道听途说被人蒙了，十成要扑空，却不料不到一支烟

的工夫，又跑来一位气喘吁吁的哥们儿，披着夹克衫，撒丫子往这方向跑，看样子是仨胖子一路的，边跑边欣喜若狂地手向后指，喊着：

“……来了……来了，真来了，卦仙真来了……”

旁边的帅朗一愣，也跟着朝他所指的方向看过去，实在按捺不住好奇心，虽说中州大得去了，什么鸟人都有，可就没见过长翅膀的，难不成今儿还真飞来一只……

傻子天天有，今天特别多。奔来报信的是个酒糟鼻子龅牙哥，比仨胖子的长相还不如，旁观的帅朗一眼瞧过去，暗想就冲这仨胖子挑跟班的水平，眼光都准不到哪儿去。

“你看清了？”锉胖子立刻站起身来，一把揪着报信的衣领。

“没错，就和手机上的照片差不多……”报信的看样子像仨胖子的司机，有点兴奋地回答，还真像碰见神仙了，乐得屁颠屁颠的。

准备工作做得蛮足，连大师的照片也弄到了，一举手机说长得差不多，仨胖子这下子乐了，呼里隆咚都起来，非常正式地提提裤子、整整西装领子，像迎接贵客一般，正要抬步迎上去时，那肥胖的许哥一拉俩人，小声地嘀咕着什么，三个人反常地停下脚步，咬着耳朵商议上了。

帅朗诧异地回头，这一瞧，眼珠子顿时定格了，终于看到疑似的鸟人了，只见十数步开外，一位头发花白、负手而行的老头正朝湖畔踱来，衣裤都是绸制唐装，衣袂随风飘飘，显得步履行云流水，不知道是先听了仨胖子的话起了心理作用，还是这老头显得着实不凡，越看倒越让人觉得颇有仙风道骨的味道了。

妖怪！？肯定不是。神仙？有点像。骗子？说不准。

人越来越近了，仨胖子一司机加上一位旁观的帅朗，俱是瞪着大眼，像被飘然而来的老者的气场震慑了一般，大气不敢出，待稍近点，才注意到不是一个人，后面一左一右还相随着俩人，都是五六十岁的年纪，一个提着鸟笼，一个背着剑，说说笑笑向着湖畔小道走来。

“快去……快去……”

肥许哥脚下轻踢，锉胖的那位哥们儿打了个趔趄，几步上前，胖胖短短

的臂膀往路当中一伸一拦，颀笑着，对着被拦下的仨老头谄言着：“是……是……古神仙不？”

当中那位老头哈哈一笑，拱手抱拳，朗声客气着：“鄙人姓古，名清治，可不是神仙啊。”

哟，这谦虚的口吻蛮有神仙风度，现在的凡人都不怎么懂得谦虚了。

古老头一开口，确认了身份，同行而来的两位老头看着仨胖子都聚过来，也被这仨人体态逗得乐呵着，那叫老肉的胖哥们儿凑上来，一脸皮笑肉也笑地客套着：“就是找您……我们是搞水产品的老寇介绍来的，您给他算过卦，可准了不是？我们在这儿找您好几天了。”

“哦……有这么回事。呵呵……怎么，几位也想卜一卦？”老头笑着，打量着面前拦着去路的仨胖子，这仨一听，正中下怀，几乎是不约而同地点头。仨人的身后还站着位跟班，不远处长椅上扭头看过来的一位年轻人，不过像与事无关的路人，老头一眼扫过，再看一脸期待的仨胖子，尔后朝着肥胖的那位许姓男子一抱拳，问了句：“我看，是这位小哥有事问卦吧？”

噢？一句见水平，一下子就找着正主了？

左右两位胖子诧异地互看了一眼，被问的许姓胖子更诧异地看了看一左一右俩人，眼睛一瞪，犯迷糊了，那意思是在示意：他怎么知道的？

“啧啧，说什么来着许哥，老神仙一眼就瞧出来了。”锉胖一语中的，拇指一指老头，一副果然名不虚传的样子。

“就是啊，什么都瞒不过老人家。”粗胖的老肉也附和着，用很崇拜的眼光看着老头。

话说神仙放屁那是不同凡响，这说话更了不得了，一句话就找到正主，那仨嘀咕了半天，此时倒面面相觑都说不出口了，不过犯迷糊的样子哪里还分得清真假。

此时，那位自称古清治的老头淡然一笑，回头朝两位同伴拱拱手，抱了个歉，说随后就到，俩随行的同伴看样子对他被人拦路算卦已经见怪不怪了，笑了笑，先行一步告辞走了。人一走，这老头看许胖子要吭声，手

一扬阻住了话题，很有风度地笑道：“这位许小哥，别急，先听我说，卜课这事呀，信则有，不信则无，我也不是卖艺糊口，不冲着卦金赖话好说……你要真让我算，我可是实话实说，听不到好话，可别埋怨我啊。”

“不埋怨，不埋怨……”许胖子头摇得像小腰鼓左右摆着，又看看同来的伴，像在征询什么。

征询什么？旁观的帅朗压抑着笑，这仨胖子长相蠢，可人不蠢，刚刚还在商量着都别吭声，考考算卦的，这年头骗钱的太多，别让个江湖骗子蒙了，不过老头一亮相，便找着正主许胖子，跟着又说不在乎卦金什么的，看样子倒把仨胖子震住了。连靠着长椅扭头看着的帅朗也很诧异，老头越这么说，好像还真有两把刷子似的。

猜得不错，确实有两把刷子。仨胖子一愣，老头也发现了这仨人拿不准主意，笑着拍拍中间的许胖子的肩膀，安慰着：“这位许小哥，咱们简单一点，批批你的生辰八字吧，你看我说得准不准，准了你再问……来来，坐这儿……”

说话间，老头领着许胖子就近坐到了长椅上，背对着那位一直旁观看热闹的帅朗，这两人一坐，旁边俩胖子一瘦子都立正站在跟前，眼巴巴盯着。问到了生辰八字，这许胖子却很为难，说不上来，好在口袋里有身份证，他恭恭敬敬地递给老头看，再问到几时生的，好歹这个记得。边问老头边慎重地两指一并，划过许胖子的额前，两手一支，拨弄着许胖子的胖脸，跟着又把许胖子那肥嘟嘟的大手拿起来摸了一遍，整个过程老头一言不发，许胖子傻不愣登地被老头摆弄，也不敢出声询问。

问完了生辰八字，看完了面相手相，然后老头一闭眼，右手捏诀，嘴唇翕动，不知道念叨着什么，看得一干求卦的人云里雾里。那叫锉炮的胖子神色凛然地小声说着，这是古老神仙的翻天印，能天人交流，能卜前生后世什么的，听得其他仨人又多了几分凛然之色。

真的假的？这年头求卜算卦的东西还这么有销路？近在咫尺观察的帅朗虽然实在不相信，不过被老头这神神叨叨的表情搞得云里雾里，不由得注意上了。

动作稍顷便罢，老头两眼一睁，眸子里似有精光射出一般，惊得面前站着的俩胖子浑身激灵了一下，跟着只见老头胸有成竹地把身份证递给坐在身侧的许胖子，笑着批上了：

“许大圭，庚戌年卯巳月巳丑日未丑时生，丑日头克父、丑时尾克母，从你这八字看，命宫高隆，不过运途多舛，我看你上一辈呀，也就是你的父母，应该是‘父在母先亡’之兆，对不对？”

“哟……”站着的俩胖子一司机闻言，明显地倒吸凉气，脖子发硬挺直，眼睛睁大了一圈，不知道是惊讶还是愤怒地盯着老头，表情说不出的怪异。那正接了身份证的许胖子许大圭，手僵在空中，眼睛瞪得牛铃般大小，嘴合也合不拢，歪头斜眼傻瞪着算卦老头，那样子有点像咬牙切齿发飙的前奏。

听这批卦，一上场就把人家妈批死了，蒙对也就罢了，要是蒙不对，那不找抽来了不是!?

即便帅朗听到“父在母先亡”也吓了一跳，一般算卦的都是算好不算坏，说好不赖，这要是人家妈还在，立马就有好戏看了。

得，今儿这位呀，不是人傻成神，就是神中傻人。旁观的帅朗心里暗道了一句，看着瞬间而来的僵持场面，悄悄地挪了挪屁股，准备立即开溜。这虎视眈眈的仁肥一跟班，看那样起码也是小老板的角色，不用喊帮手，就这四个人超出一吨的重量，真要扑将上来，还不得把老头这柴火身子拆散架喽。

帅朗挪了挪，悄悄地站起身来，装作欣赏湖景一般，拉开了几米距离，生怕遭了这池鱼之殃。

不准备掺和热闹的帅朗此时面朝湖的方向，脑子里浮现着那扮仙老头被人痛殴的场面，最起码捋几个大耳光是肯定的了。说时迟那时快，他刚转身没几秒，马上就听“嘭”的一声巨响，帅朗吓了一跳，这就开打了!?

他随即回头一看……

咦？没事？没开打？

意外无处不在，许大圭确实没打人，而是手重重地敲到了长椅背上，

神色凛然朝着算卦的老头竖起大拇指，厚嘴唇咂吧着：“厉害、厉害，要不是我们哥儿几个找了你几天，事先根本不认识，我还真不敢相信。”

咦？算对了？敢情这许胖子他妈真不在了！？这是蒙的还是算出来的？

这回可把旁观的帅朗惊呆了，心里犯着嘀咕，越看越迷懵，扮神仙的里头，难不成真有那么一两个会飞的鸟人！？

“厉害…厉害……”

同样惊讶的锉炮和叫老肉的胖子也点点头，相互对视着，敢情俩人的紧张是被老头猜中吓着了。仨人都看着眯眼带笑的古老头，越来越被这等仙风道骨的气度折服了，似乎神仙表现出这么一点奇异之处是理所当然一般。

没错，真蒙对了，那求卦的许胖子握着老头的手重重一握，几分信服，不过嘴里却说着：“老神仙，您连我妈不在都算出来了，您还知道我家什么事？”

不知不觉中“你”已经换成了“您”，代表疑心去了大半，而且一问家中的事，让帅朗暗暗称奇，看来这胖子不是一味地蠢，也没有被一句话就唬住了，问家里的私事，估计有考考老头的意思。

许胖子殷勤一问，老头毫不介意，哈哈一笑道了句：“各人的运不同、命相各异，详细点的东西得见人，根据面相、手相、批八字，不过简单点的表象没问题，比如，我算得出你兄弟姊妹几个。”

“这也行！？那……您给算算，我兄弟姊妹几个？”许胖子不太相信，神色凛然地愣声问。

“嗯……”老头沉吟着，右手捏诀似乎又在神算，五指飞快地地点着，那天人交流的翻天印又来了，跟着又是双目一睁，批了句：“命相根深，手相枝散，呈‘桃园三结义，独出梅一枝’之势……你说对不对？”

老头边说边竖了三根指头，又换成一根指头的手势，直伸到许胖子的面前，手指变幻着两个姿势。

“这……怎么解？”许胖子没反应过来，愣了一下。老头笑而不语，颌首示意着：“要问你呀？天机就在话里。”

哟，这机锋打出来了，不过遇到钱多文化少的主了，许胖子愣是听不

明白，愣了半天，不好意思问老头了，侧头用目光询问锉炮，锉炮小眼瞪圆了，憋不住了脱口道：“许哥，你是兄弟仨呀？”

“是啊，可还有个妹妹呢？”许胖子犯迷糊了。

“啪唧”一声，老肉那哥们儿按捺不住了，发现了新大陆一般喊着：“我知道，你妹，许哥。”

“你妹啊，怎么说话呢？”许胖子一听这词翻着白眼，“你妹”已经有了特殊含义。

“不是不是……”老肉赶紧摇手解释着，“我是说，桃园三结义是说许哥你兄弟仨，独出梅一枝不就是你妹么？三个加一个，这不正好四个么？算得好……老爷子刚才不打手势了吗，一个是仨、一个一，正好您一家……”

老肉大巴掌一数，这三加一还是算得来的，一解释倒比老头机锋打得还形象。

“对呀!?”

许胖子挠挠腮帮，终于恍然大悟，再回头，却和高深莫测笑着的古老头目光撞了个正着。许胖子一脸喜滋滋正要恭维几句，不料老头根本不为所动，只是淡然一摆手，抢着话题说：“不用不用，我听不得老神仙这个词，我也就痴长你几岁，研读过几年周易……你就叫我古老头吧，几位呢我看出来了，还是心有疑虑不敢轻易问卜，这样吧，咱们省点时间，我直接问，许小哥，你是不是问财运来了？”

“这……”又是一个惊讶，许胖子看样子被问到点子上了，又回头看看俩同伴，惊讶更甚，不过这回他反应得很快，干脆地点点头，肯定了老头的话，有点紧张地问：“那…老神仙，老爷子，那您说我这财运……”

神仙太生分了，许胖子的称呼立时换成了老爷子，叫得甭提多亲热了，就这当会儿，旁观的帅朗也看出来，不管这两起头卦是怎么算出来的，不过就这，唬人应该没问题了。

“我给你批批吧……”

老头又是一番捏掐右手诀，边掐边批着：“卯巳月生多破财、而未丑

时生又多聚财，巳丑天生呢，往往能守财，许小哥你命宫高隆，生就富贵之相，不过恰恰生在这聚、破、守之间，所以我说你运途多舛，用现在的话说，你的财运轨迹就像……就像股指和大盘曲线一样起起伏伏……”

老头一边说一边比划着，修长的食指在许胖子眼前画着曲线，许胖子的眼珠跟着那根食指在动，听着这批卦，不知道是触了心事还是算到了心坎上，喉咙呃了几声，牙关打了几个颤，嘴皮子直哆嗦。那老头食指画完，话锋一转，长叹了一口气：“哎……许小哥你是时运不济，财当聚时却做散，财运呈溪流汇川之势，而且来得如此之猛，啧啧啧……你这两眼发绿，就应了这个破财之相，而且这次可破得不轻呀。”

老头说话端是表情丰富，这么大会儿工夫把一个原本不太相信的许胖子说得已经是深信不疑，而且这回估计是戳中了什么心事，一听老头说到此处，许胖子脸上顿显一片凄楚，一拍巴掌，拉着老头说：“哦哟……太对了。神了，老爷子，连我许大圭股市栽跟头也算出来了。”

“哎，罢了罢了，许小哥你四旬前后命犯天罡，冲了财运，今儿这卦金我就免了，想开点，这破财消灾也不一定就是坏事……”古老头拉着许胖子的手，很有风度地安慰着。

“别别……咱不差钱，牛都没了，还在乎牛铃铛值几个钱？”许胖子倒也义气，一说不差钱，再一说牛赔没了，又是牵动了心事，如丧考妣似的把大腿拍得啪啪直响，拉着算卦老头的手诉说着：“老爷子，我今儿一进公园就犯膈应，全是绿色，跟交易大厅屏幕一个色，一屏全绿的，暴跌呀……我宁戴个绿帽，也不能天天看这绿色呀……老爷子，您给支个招，我这一多半身家可都被套着呢，有法子么？我看出来啦，就老爷子您这一手，行，您给挑个个股，我筹钱去……少不了您那份……”

“差矣、差矣，隔行如隔山，信我一句啊，小哥，股市只有赔钱的凡人，没有常赚的神仙，这个忙我可帮不上……”

话到这里戛然而止，老头抽回了手，缓缓起身，对这位喋喋不休的许胖子报之以爱莫能助的神情，不过似乎看着这双期待的眼睛又有所不忍，起了身，又不忍迈步。仨胖子和一跟班都不解地看着谈兴正浓的古老头站

起身来，还以为老头摆架子，赶紧拦着，只见老头同情地叹了一口气，拍拍许胖子宽厚的肩膀，安慰道：

“时不可逆、命谁能改……这个我就帮不上你了，不过你命宫高隆，注定是个多财多宝的富贵之命，跨过这一个坎，以后的路就坦荡多了啊……十年之内，必有大富。怎么样，许小哥，咱们今天就这样，如何？我古清治批卦很少给别人说这么多，今天是看我们有缘，就多说了几句，不过有些话只能点到为止，就你这富贵命，小磕小绊蹚得过去……别人卜卦只说未来的好话，而我卜得出你的过去，一看你就是个命格清奇，应运而生的大人物，说白了你就是幼年受苦、青年发奋、壮年有成，白手起家拼出来的，起起伏伏这么多年，都到这把年纪了，就算不求神不求仙，你也过得去……”

这几句话跌宕起伏得厉害，而且被老头的表情演绎得很真切。一听说帮不上，许胖子有几分失落，此时他对这位貌似神仙的老头子已经是信服得紧，再一听十年之内必有大富，又多了几分安慰。不仅许胖子，同来的人似乎也舒了一口气，最后一句，又多少让许胖子有了几分自得，加上两位同来的胖子鼓劲加油，许胖子本来略显凝重的气色渐渐放松了。

而那位算卦的老头笑了笑，摇摇手，自顾自地负手而行，旁观的帅朗看这老头连卦金也不收，心里又纳闷上了，越看老头的背影越有点纤尘不染的意思。不过，这年头还有这号人么？你看人家连钱都不喜欢，没准儿还真是世外高人。

正想着，铤炮赶紧上前拉拉正沉吟着不知所想的许胖子，许胖子眼看老头要走，又不死心地大声问了一句：“老爷子，那您说我现在怎么办？”

“送你一句话。”老头回首一笑，声随人去，不过留下的话听得真切，是四个字：“壮士断腕。”

“什么意思？”许胖子愣眼左右瞧瞧仨同伴，看来人以类聚，都是一群认钱比认字多的哥们儿，你看我、我看你，都摇摇头，傻眼了，实在理解不了老神仙的机锋。

半晌，他们还没反应过来，湖边那位实在看不下去、也憋不住了，忍

着笑，终于爆出了一句：“大哥，老头让你们割肉呢。”

一语惊醒梦中人，四个人霎时一看那位其貌不扬的帅朗，许胖子恍然大悟，“啪唧”一拍脑袋：“对对对……割肉，对……锉炮，赶紧走，到开市的时候全抛了，不能再犹豫了，再干几个跌停板，哥就得来公园练摊来了……哎，等等……快快，老肉，给老爷子送去，这老头不是凡人……我琢磨割肉的事好几天了，该痛下决心了，老爷子早看出我有这心思来了。”

帅朗远远地看到老肉追上了算卦老头，毕恭毕敬地给老头作揖，并孝敬卦金。

帅朗细琢磨着这仨胖子和老头那一番神乎其技的批卦，先是皱皱眉头，实在被搞得有点晕头转向，你说这是真神仙吧，实在让人难以信服；可你说是江湖骗子吧，人家确实批对了两卦。不认识就批出别人父母和兄弟姐妹，光是这招就够唬人的了。

是认识？不可能，这应该是偶遇。

有托？也不对呀，那老头是单身呀。

曾经见识过不少江湖卖艺场面的帅朗越想越疑惑，慢慢踱了几步，但凡江湖种种忽悠本事，总有一个障眼法贯穿其过程中，今儿批卦的窍门要诀在哪里呢？要说真是算出来的实在让人难以信服，真有那本事，去算算股票彩票，不比蒙这仨胖子几个小钱强？对了，有一样算准了，老头肯定算准了仨胖子一定给钱……

“哦…是这样……不会吧？这都能赚钱？”

走了几步，灵光一现，帅朗先是恍然大悟，跟着满脸愕然，尔后又恰恰看到那四个人并排出了公园门口，他一下子笑了，笑得很乐呵，很开怀，扶着湖岸边的垂柳，一手掩着脸，越笑越明了……

“这位小哥……敢问尊姓大名……”

朗声一句，打断了湖边自娱自乐的帅朗，他惊得一回头，那位仙风道骨的卦仙不知道什么时候折返，正站在自己身后不远处问着。

“你问我呀？”帅朗指着自已一愣，看着负手而立、风度翩翩的老卦仙，不知道哪根神经错位了，又嘿嘿哈哈地笑了半晌，跟着把自己惯常用

的自我介绍爆出来了：“免费姓帅，单字朗……帅哥的帅、俊朗的朗。”

这个自报家门一出口，温文尔雅的老头也面上带笑了，主要原因是面前这位既不帅气也不俊朗，中等偏低的个子，发型还是平头，显得有点土气。一张脸嫩得很，年纪不大，一身西装一看就是地摊货，皱皱巴巴的，这模样要是扔进人群里，绝对不会出现鹤立鸡群的意外，顶多也就扔鸡群里像个人而已，否则他刚才就不会无视此人。

老头这么郑重其事地审视，让帅朗霎时惊了惊，赶紧解释道：“老爷子，我可没搅和你的生意啊，钱你都骗到手了，怎么又回来了，我和他们不是一路的。”

“骗!?”古老头两眼一紧，愣了愣：“我是骗吗?”

老头口气生硬了几分，帅朗一捂嘴，警惕地四下看看，没敢接话茬。

看什么？当然是看看这丫是不是有串骗的同伙了，有道是贼怕挡路骗怕揭，人家明明是卦仙，你偏偏说骗钱，万一有同伙跳出来找事，那不是自己找麻烦吗。

好在没人，最起码附近没人，帅朗算是个人小胆大的主，笑了笑回道：“非也非也，请恕小生失言，窃不为偷、诈不为骗……哈哈……我说这话怎么就这么别扭，得，老人家您继续做生意啊，不打扰了。”

说这话的时候，帅朗一脸戏谑，他和江湖人可没有攀交情的兴趣，只当是路过，打了回酱油，看了回乐子。帅朗刚要抬步离开，不料那老头却一伸手拦下了他，和蔼可亲地劝慰着：“留步，小哥……你误会了，难得咱们有缘相见，何不稍坐小叙?”

“大爷，您神卦算算，不骗你，我身上就三十块钱，没油水……”

帅朗笑了，一摊手自报身家，堵住了这货的嘴。不料古老头并不介意，笑着做了个请的手势，先自坐到了长椅上，很狡黠地笑了笑，看着有点疑窦的帅朗，单刀直入地说：“别紧张嘛，小帅，你这么穷，我这么老，好像彼此没有威胁吧?”

这倒是，帅朗再细看眼前的老头，此时才发现远看仙风道骨的老家伙，近看却有点瘦骨嶙峋，绸的衣服像挂在架子上一样飘飘悠悠，好在脸